

掌心的溫度by 灰度值

1929年的美國經濟影響了整個世界未來的格局，而1930年的冬天，浸染了寒冷的掌心推動著Graves未來全部的人生向著不同的方向轉變。

直到視線開始變得昏花，在追逐報紙上跳躍的文字時，再也不能用手阻止。Graves還是忘不掉當他聽到「Percival」這個名字時的感受，那是一句咒語，他如此相信著。

事情的起因和經過甚至發展的結果，與美國魔法界之間的關係都算不得緊密。比起歐洲各國來說，美國的魔法與工業社會的關係，大概就像密西西比河和墨西哥灣海，交界處因為水密度的而呈現出不同的顏色，藍綠分明。

那是最冷的冬天，口腔吞吐的熱氣在面前凝結成苒苒的白霧，睫毛上的汗水凍成了冰晶，一眨眼就會簌簌落下，白熾燈燃燒般明亮的天空看不到一抹烏雲。

胸腔裡有一團火焰在燃燒，徐徐而起，被寒風吹到了心坎中。Graves轉進一個巷道，被子彈貫穿的小腿落下片片紅斑，轉瞬就被吸收進灰色路面，看起來像放壞的薑糖果子。推倒在地的木箱子裡，酒瓶罐子嘩啦啦碎落了一地。Graves眯起眼，視線的焦距越來越模糊，在救下那兩個小巫師時，麻雞向他丟了什麼東西，那種感覺他說不來，雖然用清水沖過眼球，火辣辣的炙痛感還是沒有消失。

鞋底踢踏在地面的聲響愈發清晰，Graves喘了口氣，這裡的距離應該足夠了。捏著魔杖，念出幻影移形的瞬間，眼前劃過黃綠色塊，斑斑駁駁的拼圖，切割開了一切，他沒有聽到跑進死胡同的麻雞員警咒罵著踹倒了乾柴堆，滾動的木料被積水打濕。

在1929年的前半年，或者說前大半年裡，不管是麻雞還是巫師，都生活在一種滿足中，平靜而美好的滿足，誰也不知道這種感情是建立在浮華的積木之上，一旦崩塌就亂況叢生。

紐約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股市崩盤的那天，Graves像往常一樣捏著羽毛筆，工整地簽下自己的名字，飛起的印章找好位置，用力按下。巫師界的週四還是工作日，只是一個多月後的週四，Graves再也沒法坐在辦公桌前，喝著麥茶悠然地批改檔。

相比起曾經引起整個美國魔法界震動的暴露事件，這次事件的起因很小也很簡單，一名傲羅在追捕一名罪犯時使用了魔法，而在街道另一頭的窗戶邊，正好站著一位美國參議員。之後美國大面積企業倒閉、銀行關門、工人失業，自殺率持續攀升，這個微小的暴露事件被時間和混亂掩蓋，直到危機席捲歐洲，在多國的政府之外，神、天主、教皇也開始一點點發出質疑後，危機才真正到來。

收集了一年資料的參議員向參議長提交了一份秘密檔，Graves在之後的行動中曾看過，檔案名稱是——賽勒姆之禍。

巫師的存在成為了席捲工業社會的危機的導火索，無處宣洩的悲痛、絕望、憤怒等情緒醞釀了太久，爆發時幾乎沒法阻止。

巫師界內部的市場是狹小的，而且足夠自給自足，被發現、暴露後，所有的隱藏魔法啟動，巫師界完全消失在了麻雞社會，一樣的五官、一樣的血液、一樣的穿著，根本沒有人可以分辨出巫師和麻雞的不同。

除了……小巫師們……

Graves醒了，他知道自己醒著的，雖然眼前一片黑暗。他沒法睜眼，火辣辣的疼痛已經消褪為酸澀，他試圖讓自己坐起身，手肘觸碰到床架的邊緣，翹出的木板被壓得嘩嘩作響，雖然墊了一層軟綿，可是一道道分開拼湊的木頭縫隙還是讓背脊發疼，Graves深吸了一口氣，左腿的傷口在抽痛，被洞穿的地方似乎可以漏風，他慶倖子彈並沒有留在體內，不然他可能連移動也難以做到。

手掌抬起觸碰到顴骨的位置，棉紗的質感，他的眼睛上蒙著紗布。Graves不知道自己在哪，他的嗅覺和聽覺給不了答案，手指用力地扯著太陽穴旁的疙瘩，直到把對方拉扯成死結。因為他的起身而發出慘叫的床板正在上下晃動，做著垂死抵抗，Graves沒有忽略其中夾雜的開門

聲，他因此停下了手裡的動作。腳步聲輕巧而平緩，他沒有從中得出什麼有用的結論，直到對方走到床邊，他聞到一股麵粉的乾澀味，沒有人說話，就算看到他醒來，這個不知名的人也連一點聲音也沒發出。

手背被輕輕拍打，Graves捏著紗布上已經解不開的疙瘩沒動，過了多久他不清楚，失去視力後，對時間的感知似乎也模糊了不少。等到對方再次拍打他的手背時，發燙的掌心暖得Graves皺起眉，顯然這是一個男人的手，粗糙而骨節分明，他能感受到指尖的繭殼摩擦過皮膚的不平整的觸感。

遲疑了片刻，Graves終於垂下了手，他很累，只是這樣坐著都讓他背脊酸疼，胸腔上下起伏，這種感覺，他已經很久沒有體會過。大概這就是從沒有困擾過他的發熱，因為身上的傷口。

咚、咚、咚。

這是沒有聲音的，但是Graves無法形容其中的感覺，手背落在另一個人的手心裡，不知模樣的手指輕輕敲打著手心，好像有人在房間外敲門，請求進入的許可。

「你，不能說話？」Graves想他這一次的遲疑時間一定長過預期，因為等他再次感受到手心流動的癢癢時，已經不是敲打，而是一個單詞，他認識的單詞。

是的。

Graves沉默了，他的喉嚨發幹，並不是因為對方不能說話，而是發熱蒸幹了身體裡的水分，嘴唇乾得一抿就能脫下皮來，他動了動嘴，再想說什麼時，一個冰涼的邊緣貼到了下顎。

寒牙的液體流淌過舌尖，喉嚨收縮發疼，側邊在吞咽時膨脹起來，他能感受到喉嚨的樣子，它改變的形狀，以及最後被水流冰凍後的情況。

當杯沿碰觸到鼻樑，咕嘟的吞咽聲停止了下來。Graves還是覺得乾渴，可是無法抑制的咳嗽讓接下來的對話封閉在了唇齒間，或者根本不存在對話，因為這個不知姓名不知樣貌的人根本沒法說話。

肩膀處的布料被下壓拉扯，Graves順著力道躺回了硃人的床墊裡，中間的綿褥跑到了兩側，他覺得身下只有一層布，接著就是戳痛肌肉的木板。

我、知道、你、是……

Graves手指彈動了一下，他現在受了傷，身體的情況糟糕透了，身處在一個完全不明的地方，而且雙眼疼得沒法睜開，還跟一個一無所知的人在一起，現在這個人和他溝通的方式，也特別得讓他難以想像。

……巫師、有人、在、找、你。

「你在哪裡找到我的？這裡是哪？你是誰？」Graves說這句話幾乎用盡了所有力氣，他開始發暈，這不是好兆頭，他能聽到腳邊悉悉索索的拉扯聲，感受到小腿被抬起的力度，接著帶著一股木屑和鐵腥味的厚重毯子蓋到了下巴處。

請、好、起來、這裡、不會、有人。

掌心滑動的幅度太過輕微，Graves燒著的大腦顯然不夠他繼續處理這些資訊，他朦朦朧朧地伸出手，想要問問自己的魔杖在哪裡，手指觸碰到對方的喉嚨，果然是男人，他摸到了凸起的喉結，然後是發幹的臉頰皮膚，鼻子和嘴唇好像起伏的山巒，眉骨的挺拔讓他無法構建對方的容貌。他聽不見呼吸聲，耳膜裡滿滿的鼓動蜂鳴，世界的噪音被放大了最響，Graves睡了過去，不安穩的，他在夢裡聽到了哭嚎聲，一聲聲地請求他的幫助。

他晃動著腦袋想要阻止這些聲音的侵入，破碎的玻璃被雨水打濕，Graves看到了一團黑霧，沒有聲音沒有話語，消失在眼前。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想到這個，也許是在救了那兩個麻種小巫師後，少有地良心發現。他從沒見過那個叫Credence的男孩，而且他並不認為對方的死亡和自己有直接關係，死去的人什麼也無法留下，不管生者如何懊悔，他只是突然想到，那個孩子，似乎連墓碑也不存在，跨過了三年時間，默然者的事件已經被遺忘掩蓋，Credence Barebone終究不過是檔案裡的一筆。

在心裡給問題定下結論，Graves陷入了沉睡，熱度和繁雜的思緒再也沒有打擾他的休息。

到了後半夜，Credence走進房間推了推Graves。溫度已經滾燙到隔著衣服也能感受到，抿著嘴唇遲疑了片刻，Credence把僅剩的一點熱水倒進臉盆裡，將毛巾打濕擰乾搭在邊緣，把手伸進毯子，摸索著脫掉了Graves身上最後一件衣服，汗水早已將其浸透，布料從身體上脫離的時候還帶著潮濕的溫熱。

毛巾在毯子下擦過發燙的身體，Credence目不斜視地盯著牆面，灰白的裂縫從牆角的位置蔓延到屋頂，他沒有工夫去拯救那些隨時可能脫落下來的牆皮，只能希望它們足夠結實。擦過胳膊、腋下到了胸口，心臟跳動的起伏貼合上掌心，Credence垂下頭，男人的臉上有冒出的胡渣，頭髮又濕又油，發黃的繃帶遮住了眼睛和眉骨的大部分皮膚，這和他記憶中的人完全不同，不，他記憶裡的那個人，並不是Graves。

手掌從毯子下抽了出來，在熱水裡搓洗毛巾並擰乾後，Credence扶著男人的肩膀讓他側躺，毛巾擦過後背，毛毯沒有遮住的地方露出一塊塊繃緊的肌肉，被很多細小的傷口和疤痕爬滿。

突然Graves咳嗽起來，聲音在空蕩蕩的屋內回蕩，Credence一慌，站起身時，男人側翻了過去，大臂壓在了胸口，呼吸變成了抽風箱一般的呼啦聲。

Credence摸了摸喉嚨側邊的傷口，平靜了片刻後，靠過去將Graves擺平，接著壓好毛毯，男人現在只穿著一條內褲，再受一點涼，恐怕就會送命。

關於處理傷口，Credence在這幾年或者說人生的前二十年學習了太多太多，雖然沒有魔杖，魔力也無法穩定地使用，但是基本的包紮和處理他卻已經得心應手。蹲在床邊在涼掉的水裡洗了幾遍毛巾，他背負著的東西、傷害過的人，他都記得，本以為離開倫敦、離開Newt他可以把過去的那些人和事都拋棄，沒想到會撿到這個傢伙。

冰涼的毛巾疊好壓在男人的額頭上，Credence擰得很幹，以防弄濕繃帶。

視線盯著黑漆漆的窗外，路燈的光線在很遠很遠的地方，幾乎照不到這裡。閃爍著螢光的白點劃過視野，Credence打了個冷顫，手腳都開始發麻，他穿得太少，唯一的床也讓給了病患，而他根本沒錢去購買一塊取暖的煤炭。

把衣櫃裡的外套都翻出來穿在身上，還好Credence不胖，這樣穿還能像套娃一般一層層地將衣物合攏。手指摳著玻璃上的油漆點，靜謐的巷道裡連妓女都沒有一個，他前幾天還看到一個為了一塊麵包而張開腿的中年女人，不知道她現在有地方住嗎？已經開始下雪了。